



李雪涛,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,2023年入选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。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、哲学博士。主要从事全球史、中外关系史、德国哲学史以及中国佛教史的研究。现兼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/全球史研究院院长。

“我在办公室和家中藏有大量书籍。其中较为珍贵的藏品包括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签名本,以及多种早期德国汉学家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与译本中的稀有版本。1937年出版的丹麦建筑史家艾特华的《中原佛寺图考》(英文版),亦为难得佳本。对我而言,藏书不仅是学术积累的见证,更是思想对话与文化交汇的场所。”



## 阅读史

# 「藏书」是一种持久的对话

□ 李雪涛

## 书径

“我的阅读侧重两个方面:一是自由阅读后对知识进行重新排列与组合,从跨学科、跨语种的材料中生成新的思想结构;二是注重‘副文本’的阅读,如序言、注释、目录等,这些往往隐藏着作者的立场、文本的逻辑或思想的转折点,是理解一部作品不可或缺的线索。”

## 书语

“阅读,是在语言之间行走,在沉



方建勋,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,主要从事书法篆刻的教学与研究,主讲的“北大书法公开课”流传全网,播放量过千万人次,颇受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。出版有:《中国书法之美》《中国书法十五讲》《中国书法通识》《行书的故事》《临帖九讲》等。

## 阅读史

# 阅读和写作,有点像临帖与创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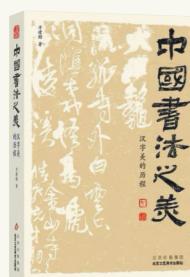
□ 方建勋

## 书径

“像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《金刚经》《传习录》这类关乎生命智慧智慧之书,对我而言是‘长读书’,得时不时地拿出来品一品;各类型的知识性书籍可以高效地翻阅;专业领域的经典书是学问的基础,是必读书,也是细读书。”

## 书语

“呼吸新鲜空气,接纳未知世



## 阅读史

# 「藏书」是一种持久的对话

□ 李雪涛

## 书径

“我的阅读侧重两个方面:一是自由阅读后对知识进行重新排列与组合,从跨学科、跨语种的材料中生成新的思想结构;二是注重‘副文本’的阅读,如序言、注释、目录等,这些往往隐藏着作者的立场、文本的逻辑或思想的转折点,是理解一部作品不可或缺的线索。”

## 书语

“阅读,是在语言之间行走,在沉

尽管父母家中也有一些藏书,但我少时读书不成系统,没有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大部分知识和能力都是在成年后通过不懈努力获得的。我之进入学术,跟中学时常与家兄冰涛讨论学问有关。那时我俩邮购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汉译世界名著,以及中华书局的很多新古籍。

1985年我来到北京,开始在大学学习德语,也在德国老师的带领下接触并逐渐掌握了研讨式的讨论方法。1988年,我有幸在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跟随范弘中老先生读经。起初我对禅宗的考据问题颇感兴趣,张老却劝我应从佛教义理入手,以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。他特别为我开列了一份阅读书目:空宗中观学派的《中论》《十二门论》《百论》《肇论》《宝性论》,以及有宗法相唯识学派的《成唯识论》。此外,张老还送我一本《法相名词小词典》,叮嘱我在阅读诸论的同时,逐字背诵词典内容。正是在这样的指导和训练下,我逐步走入了佛教学术研究的大门。

后来我到德国波恩大学留学,正是在这里我明白了,什么是真正的“学问之道”。时任汉学系主任的顾彬(Wolfgang Kubin)教授告诉我,德国的学位制度要求学生选择一个主专业和两个副专业。最初我选择了“宗教学”和“日本学”作为副专业,但由于“日本学”所需学分较多,后来我便转到了“日耳曼学”(近代德国语言文学)。在撰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,我需要进行梵文与汉文的对勘工作,于是又在印度学系旁听克劳斯(Konrad Klaus)教授的课,学习吠陀梵文。这段经历极大地

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,也让我开始体会到,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汇所激发出的思考,才是“学问”真正的张力所在。回望那段日子,我觉得自己直到撰写博士论文时,才算真正踏入了“学问”的门槛。

如今我在办公室和家中藏有大量的书籍。如果按语种来分,数量最多的当然还是中文书,包括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出版物,也涵盖了大量港台及海外的中文图书。古籍方面,亦有若干金陵刻经处印制的佛经单册,虽不成系统,却也时有翻检之用。在西文书中,以德文藏书为多。2004年我从波恩回国时,用海运寄回了17箱图书,绝大多数是我在德国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期间陆续购入的各类书籍。除此之外,我也收藏了不少日文书。

回望这些年与书为伴的日子,我愈发觉得,“藏书”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积累,更是一个学者自我建构、自我展开的过程。藏书之“藏”,不是收藏、囤积,而是一种持久的对话,是与不同文明传统、学术脉络乃至逝去之时代的交流。久而久之,这种对话便内化为个人的“学养”——一种不局限于专业的思维能力,一种对人类经验的整体感受力,一种贯通古今与中外的理解力。

阅读对我而言,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。疫情之后,我每年仍会前往德国和日本。在德国的火车上,至今还能见到有人手捧厚重的书本,静静地阅读;而在日本,文库本的小册子仍旧随处可见,人们在通勤途中安静地翻阅。在地铁或高铁上,我也常常想,如果国人除了刷手机之外,也能读一些真正的书,那将是何等迷人的风景。

## めぐる日中論争

京都:法藏館  
Lutz Geldsetzer (Hrsg.), Nagarjuna: Die Lehre von der Mitte (Mulamadhyamaka-karika). Hamburg: Felix Meiner Verlag

## 自荐

《雅斯贝尔斯与中国:论哲学的世界史建构》(李雪涛),东方出版社

“这是一部积二十年研究心得所成的著作,系统探讨20世纪这位著名哲学家‘哲学的世界史’观念及其与中国思想的关联。”

## 阅读史

# 阅读和写作,有点像临帖与创作

□ 方建勋

## 书径

“小时候读书,主要是学校的课本,课本之外主要读《故事会》《读者文摘》《报刊文摘》。我父亲喜欢书法,让我每天练习正楷,写什么内容呢?他从《报刊文摘》上选一篇小文章,我用硬笔在方格子里端正正地写楷书。父亲是厂里的供销员,业余时间喜欢读书,喜欢练字,所以家里就时不时地添一些新书和字帖。新书一进门,他就用牛皮纸包得好好地,然后在牛皮纸的封面上用毛笔重新写上书名。这种做事情的态度,一直让我印象深刻,尽管我很难做到像他那样对待每一本新书,但是喜欢读书、喜欢买书这一点是传承下来了。父亲的阅读兴趣主要是汉译西方小说名著,而我倾向于中国的,如《古诗源》、唐宋诗词、《古文观止》、明清小品文、20世纪散文家作品等。”

真正发自内心喜欢读书,是我十五岁到杭州上学,进了杭州师范大学。那个时候,一方面是对书法练习和音乐练习有很大的热情,另一方面是喜好读中外艺术名家传记一类的书籍,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艺术家。

后来对书法的兴趣越来越浓厚,就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,师从著名书法篆刻家、学者黄惇老师做书法研究。自此踏上学术之路,阅读面开始聚焦到以书法篆刻为主,兼涉其他艺术门类。研究生阶段,在黄老师的指导下,慢慢体会到怎么去做学问,怎么阅读文献。细细阅读了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《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》《明清书论》,并翻阅了《中国书画全书》,在这个过程中,自己对书法理论越发有了兴趣,同时对书法理论的宏观层面也有了一次大体认知。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《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》这两本书让我很受益,解决了我对书法实践的好多困惑,直到今天也是我的案头常翻书。

我的博士是在北大哲学系上的,师从美学名家朱良志先生。与朱老师的缘分始于一本《曲院风荷》。朱良志:《四时之外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  
莫妮卡·布莱克曼·维索纳、罗宾·波伊纳:《非洲艺术史》,湖南美术出版社  
凯瑟琳·格雷尼尔:《行走的人:贾克梅蒂传》,北京日报出版社  
刘涛:《魏晋新书风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

## 书径

“像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《金刚经》《传习录》这类关乎生命智慧智慧之书,对我而言是‘长读书’,得时不时地拿出来品一品;各类型的知识性书籍可以高效地翻阅;专业领域的经典书是学问的基础,是必读书,也是细读书。”

## 书语

“呼吸新鲜空气,接纳未知世

荷——中国艺术论十讲》。读到这本书的时候,感受是:中国艺术竟可以这么美!激动之下,一气读完。读完之后,用毛笔楷书给朱老师写了一封信,表达自己特别想师从老师读博士的意愿……最终梦想成真,考上了朱老师的博士。在这期间,阅读兴趣转向哲学和美学,虽然自己不是哲学专业出身,但是沉浸在北大哲学系的学术氛围里,对书法篆刻艺术之“理”的思考,有了一个质的飞跃。

劳思光的《新编中国哲学史》、汤用彤《魏晋玄学论稿》、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等书对我如何研究中国书法——在方法论上有很大的启发。

阅读兴趣的又一次变化是做博士后期间。合作导师朱青生老师主要研究当代艺术、西方艺术史以及汉画像石,同时对书法也有浓厚兴趣,他说研究中国书法要打开视野,放在世界艺术的大背景下来看它,才能见出它的特质。这么一引导,我就开始关注西方艺术史家研究西方绘画、雕塑、建筑和音乐的著作。像苏珊·朗格的《情感与形式》、贡布里希的《艺术的故事》、威廉·塔克的《雕塑的语言》、埃里克·坎德尔的《为什么你看不懂抽象画》、威尔·贡培兹的《现代艺术150年》等书帮助我打开了研究视觉艺术的视角,对我的写作也有很大的启示。

阅读和写作,在我一个做书法研究和实践的人看来,有点像书法的临帖与创作。书法如果不临帖只是一味地创作,就会成为无源之水,很容易沉迷自己的感觉中,久之容易重复和乏味;反之,如果只临帖不创作,那就缺乏自己的探索,很可能重复别人,难以形成自家特色。同样,作为一个学者,如果没有阅读就容易局限在自己的固有思维里,激发不出新的思想观念;反之,如果只阅读不写作,就难以把新的想法梳理、消化和吸收,变成自己的一家之言。

## 西蒙·沙玛:《艺术的力量》,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《中国书法之美》(方建勋)  
“此书意在探索历代书法作品最突出的‘亮点’——那些打动我们内心的书法作品的美感特质所在。它们彼此之间有前后关联,有共性也有殊别。所以这部书的写作是按照历史时间顺序,‘从上往下’讲解书法审美发展的脉络。”

## 阅读史

# 阅读和写作,有点像临帖与创作

□ 方建勋

## 书径

“小时候读书,主要是学校的课本,课本之外主要读《故事会》《读者文摘》《报刊文摘》。我父亲喜欢书法,让我每天练习正楷,写什么内容呢?他从《报刊文摘》上选一篇小文章,我用硬笔在方格子里端正正地写楷书。父亲是厂里的供销员,业余时间喜欢读书,喜欢练字,所以家里就时不时地添一些新书和字帖。新书一进门,他就用牛皮纸包得好好地,然后在牛皮纸的封面上用毛笔重新写上书名。这种做事情的态度,一直让我印象深刻,尽管我很难做到像他那样对待每一本新书,但是喜欢读书、喜欢买书这一点是传承下来了。父亲的阅读兴趣主要是汉译西方小说名著,而我倾向于中国的,如《古诗源》、唐宋诗词、《古文观止》、明清小品文、20世纪散文家作品等。”

真正发自内心喜欢读书,是我十五岁到杭州上学,进了杭州师范大学。那个时候,一方面是对书法练习和音乐练习有很大的热情,另一方面是喜好读中外艺术名家传记一类的书籍,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艺术家。

后来对书法的兴趣越来越浓厚,就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,师从著名书法篆刻家、学者黄惇老师做书法研究。自此踏上学术之路,阅读面开始聚焦到以书法篆刻为主,兼涉其他艺术门类。研究生阶段,在黄老师的指导下,慢慢体会到怎么去做学问,怎么阅读文献。细细阅读了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《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》《明清书论》,并翻阅了《中国书画全书》,在这个过程中,自己对书法理论越发有了兴趣,同时对书法理论的宏观层面也有了一次大体认知。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《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》这两本书让我很受益,解决了我对书法实践的好多困惑,直到今天也是我的案头常翻书。

我的博士是在北大哲学系上的,师从美学名家朱良志先生。与朱老师的缘分始于一本《曲院风荷》。朱良志:《四时之外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  
莫妮卡·布莱克曼·维索纳、罗宾·波伊纳:《非洲艺术史》,湖南美术出版社  
凯瑟琳·格雷尼尔:《行走的人:贾克梅蒂传》,北京日报出版社  
刘涛:《魏晋新书风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

## 书径

“像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《金刚经》《传习录》这类关乎生命智慧智慧之书,对我而言是‘长读书’,得时不时地拿出来品一品;各类型的知识性书籍可以高效地翻阅;专业领域的经典书是学问的基础,是必读书,也是细读书。”

## 书语

“呼吸新鲜空气,接纳未知世

## “4.23世界读书日”开卷有约



辜晓进在书房 郁莉 摄

辜晓进,退休前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新闻学系带头人,曾任英文《深圳日报》总编辑。教育部“马工程”教材《新闻采访与写作》专家组成员,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(第三版)新闻卷北美新闻史负责人。出版专著10余种,发表论文逾百篇。

“书房名为‘爽籁居’,取王博‘爽籁发而清风生’之意,暗合我的音乐爱好,面积25平方米,藏书3000余册。从不为藏而藏,所有书买来都是为了阅读。且由于兴趣广泛,书的种类也较为繁杂。”



## 书径

“常两书同读,一本置床头,偏休闲类;另一本需要学习动脑的书,放书房阅读。我酷爱音乐,有时为了耳朵、眼睛两不误,也会边听边读,但此刻不宜读烧脑之书。年轻时读书爱勾勾画画,后来懒得拿笔(睡前阅读也不适合用笔),就在喜欢段落的页面折角,以便日后翻阅。”

## 书语

“读书仿佛看风景,重



黄仕忠在他办公室书架前 易芝娜 摄

黄仕忠,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,1989年在中山大学获博士学位,2013年获聘教育部江学者特聘教授。最中意的事情是读书,曾有志看遍全世界所藏中国戏曲,以十年时间调查日本之藏,为之编辑目录,并选取珍稀版本影印,继而拓展至欧美所藏。著有《中国戏曲史研究》《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》等,编集、整理影印有《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》《明清孤本稀见戏曲汇刊》《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》等,撰有随笔集《书的诱惑》《进学记》。

“算起来,我可以说是四个书房了:两个在家里,其中一个是我和孩子共享的;两个在学校,其中一个和学生共用。”



## 书径

“放下一切理论与观念,用心去贴近文本,让文字在脑海中转化成声音、画面,感受情感与逻辑的流动,体察它们在心中激起的回响、气息的流转、情感的呼应,进而领悟作者的心情、思想、技法,然后再来印证既有的理论与观念。”

## 书语

曾国藩说,盖士人读书,第一要有志,第二要有识,第三要有恒。吾非“士人”,不会带着这“三有”的追求去读书,充其量“有恒”还沾点边。但我也有自己的“三有”,即除了“有恒”,还有“有趣”和“有用”,当然“有用”是广义的,容后解释。

我这一代人,生长于“读书无用论”盛行的无书时代。那时的课本面目可憎,书店充斥政治资料,公开能读到且读过的书都是流行小说,如《红日》《林海雪原》《苦菜花》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等。父母有些书,原本不让我碰,他们在分别去两个“五七干校”之前挑选一些精品书打到一个大纸箱里,藏在家中隐蔽处,一度还转移到别人家里,怕被抄家没收。

在最无书可读的时候,我悄悄打开箱子,陆续读了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中国古典,

以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怎么办》《静静的顿河》等一批苏俄小说,还有就是扬州话评大家王少堂的《武十回》等。父母偶尔带回一些标有“内部出版”字样的书,如威廉·夏伊勒的三卷本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,算是比较严肃的作品。

当时业余学小提琴,但凡与学琴和学音乐有关的书,都找来读。有一次从旧书店淘到一本缪天瑞的《和声学》,如获至宝,意外发现音乐居然与数学有很大关系,不仅逐字研读,还做完